

史記



天官書  
平準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史

五



史記卷第二十七

楚 鍾惺 批評

天官書第五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

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

宮之屬也環之匡術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

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竟若見若不曰陰德或

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棓右五星曰天棓後

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闕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

滋賢縣學堂中  
李被藏書印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天官書第五

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宰。其半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棊，矛，盾，動，播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彙，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

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䟽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

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人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人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申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

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  
素爲厨、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  
其傍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  
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  
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  
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  
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詹積、昴曰  
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戈

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  
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  
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  
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三星、隅置曰觜  
觶、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  
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  
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  
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  
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

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  
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  
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  
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亾軍星動角蓋布及五  
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  
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  
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  
王良有詩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

潢天潢旁汀星江星動入涉水杵白四星在危  
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  
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  
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  
女孫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  
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  
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羸退  
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亾國

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  
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  
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  
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旱水晚旱  
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逆行八  
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  
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  
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

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  
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  
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旱旱  
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  
婁胃昂晨出曰躔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  
應見亢敦辨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  
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  
利治兵其次失有應見房歲旱旱晚水叶洽歲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觶參晨出曰長

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涖灘歲  
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  
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  
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  
王作作有芑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  
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闕茂歲歲陰在戌  
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  
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  
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

然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  
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  
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  
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  
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  
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黧然黑色甚明其失次  
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  
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  
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

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  
三月生天彗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  
天攬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  
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作有方不可舉事用兵其  
出如浮如沉其國有上功如沉如浮其野亾色  
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  
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  
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關其野有  
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

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  
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  
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  
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  
半亾地九月大半亾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  
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  
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  
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

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人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營惑廟也謹候此

○史記○卷六○星原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

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

○文○法○攝○離○用○餘○

吉未當居而居若巳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

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巳居之又西東

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

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

易猶新注也

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

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

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

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

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燁。與金合爲鏢。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

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車。其國不可舉事。出亾地。人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亾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爲易。往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亾。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

園則中不平爲兵青園爲憂水黑園爲疾多死  
以玉六句用韵  
黃園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  
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  
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  
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  
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  
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  
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

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  
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  
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  
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  
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  
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  
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  
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

管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百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管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鸞，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曰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

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剛，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州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

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赤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巳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爽。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巳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

其色大圓黃。澤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系檢開。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修。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離。出西方。昏而出。陰陰。

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卜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

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天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各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犬相天皓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

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  
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  
冬至晨出郊東方輿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  
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  
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  
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  
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  
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友其赤中  
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

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  
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  
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  
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  
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  
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  
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

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蔣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德

青園憂白園喪赤園中不平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闔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

長角亢氏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  
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  
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  
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  
蠻夷星也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  
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昔不和爲分離相去  
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日殺將負且戴有喜  
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

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  
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  
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  
功見半日以上功大自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  
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  
食食所不利復生半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  
其直及日所宿所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  
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

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六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  
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  
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  
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  
上太白也疆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  
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  
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  
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  
常也日食爲不減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食

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  
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  
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

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

可六丈

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

叙列星隻言片  
語極妙文之妙

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  
白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  
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  
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  
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

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

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  
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  
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

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圍如數頃口  
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  
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上攻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  
方

怒○字 說星奇

旬始出於北斗傍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鱉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

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

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

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

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

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

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

以下二段尤奇  
變小文可賦外

申通通字當作  
繳遊遊武帝註  
也

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面高。後寬而卑者  
郊。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  
氣相遇者卑勝高。寬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  
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  
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裨而前絕遠者當戰。青  
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  
如立垣。杓雲類杓軸。雲搏兩端。宛杓雲如繩者。

居前可天。其半半天。其整者類闕旗。故鈞雲句  
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  
及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  
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  
如羣畜穹闔。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  
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  
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  
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

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霹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壅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閤閭泉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誦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

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辛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率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爲歲也小雨。越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

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  
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餽爲黍，餽至下餽爲菽。  
下餽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  
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  
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  
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  
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  
奇○法○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  
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

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且比數，雨率日食  
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  
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  
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  
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且黃雲，  
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  
躍，略以知日至，要決畧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  
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慧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

與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阜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半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金于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

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商及秦并吞二晉燕代自河山以南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表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畢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金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

人熒惑爲字、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  
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蓄異記無可  
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父者八十  
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  
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  
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  
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  
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  
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

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  
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  
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  
尤甚、越之亾、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彗于河、戒  
兵征大宛、星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  
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  
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  
王朔、占歲則魏鮮、故其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  
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

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犬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節詐者亾。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

之，犬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申五至，犬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

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此書以理數爲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晦而弃之。故凡文章叙事理幽贖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針路可尋，誦之了然。乃

爲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於心口手之間，寫幽贖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奧，而動整而變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於後世，固文字之妙留之也。



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  
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禮于  
六宗望山川徧祭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  
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泰山  
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  
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  
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  
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

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  
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  
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幕  
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  
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  
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  
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  
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  
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

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

新說封禪上去  
其事漸如其辭  
不漸疑矣非落  
張妙

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

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籍紳者不道。作鄜  
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  
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  
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  
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年於鄜時。作伏  
祠。獬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  
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

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  
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  
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夾吾所記者。十有二  
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  
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  
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  
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

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  
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  
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  
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  
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  
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

一片滑稽

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卜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豈乃不可乎於是桓公  
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  
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  
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  
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  
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  
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糾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族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近、戰、年長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二百

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亾，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是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  
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  
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  
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  
蒲車惡傷山之士イナヒ存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藉  
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車異難施用由此  
絀儒生而遂除車道イノ馬の出しの浅く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  
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  
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

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  
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旣絀不得與用於封事  
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  
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  
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  
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  
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  
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  
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

中圓丘云三曰兵三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  
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  
之采六曰月主祠之采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  
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巖居齊東北隅以  
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  
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其祠而巫祝所損益  
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  
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  
之而宋毋忌正伯僞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

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

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

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

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官

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

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其心焉及至

無一字不留一  
空地爲方士脫  
身張本而人主  
之愚見於言外  
妙妙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

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

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

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昔譌曰：始皇上泰

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

而用事者邪？昔聖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

高為中嶽，而四嶽名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

秦稱帝，祭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

帝以至秦，軼興滅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

天子，其禮豈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

又總叙一番若  
開若介妙甚

祠官所薦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嶽以東，名山五大，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澗禱賽，如東方各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

而因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滿產長水，澧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沂洛二澗，鳴澤，薄山，嶽嶧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澗祠，禮不必同，而雜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在，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

灋滴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  
壽星祠、而雍營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  
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  
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靈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爲歲時、因泮凍、秋涸凍、冬養蠶、五月  
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籛來一祠、春  
夏用駒、秋冬用驪、時駒四匹、木禺龍、轅車一駒、  
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

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道權火、  
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詞云、西時  
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  
以歲時奉祀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  
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  
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  
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  
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  
起、禱豐枌榆社、狗沛、爲沛公、則祠蚩尤、擊鼓旗、

遂以十月至灊上與諸侯平城陽立爲漢王因  
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  
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  
青黃赤帝之祠高祖嘗問天有幾帝而有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會四北時有司進祠上  
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  
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  
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

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  
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  
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  
天地天社天永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  
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  
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  
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坐  
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  
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

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魯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

肉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間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時時，馬車各一乘，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瑋幣，鉶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

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以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卿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卿，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其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

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

○余疑二子亦奇也

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滿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大馬，於是貴乎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

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九帝壇祠以五宰具其  
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  
上曰闕下有寶玉氣麥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  
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  
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  
大醜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  
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

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息  
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  
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  
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  
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  
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祀元年漢興已六十  
餘歲矣天下久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  
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  
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廵

知人而好黃老  
乎鍊如此然虛  
偽儒亦快

狩封禪改歷更祀事。未流會寧太后治黃老言，  
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  
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  
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  
之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  
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  
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於是時，李少君

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  
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  
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  
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  
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常從武  
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  
父游射處，老人爲覓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  
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宸已而案其刻果齊桓  
公器一宮蓋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  
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  
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  
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  
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  
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  
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

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  
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  
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  
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園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  
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  
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主書言古者天  
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  
子許之令太祝領祀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  
帝用一梟破鏡寘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  
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  
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  
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  
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  
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  
云於是以前薦五時時加一生以燎錫諸侯白金  
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

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  
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  
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  
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  
人夫人幸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  
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  
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  
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其泉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

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

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

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

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

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

神下之。上召置祠之，其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其泉於

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

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

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

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

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

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

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

通指瑞笑

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齋。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雕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

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方士尚公主奇  
以簫史  
千族如見

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  
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  
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  
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  
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  
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闔  
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  
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  
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  
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  
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方士尚公主奇  
以簫史  
千族如見

史記  
卷之八  
封禪書

齋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利之策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  
以下皆置酒具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  
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  
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  
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  
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掩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  
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鈞狀掇視得  
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  
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其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曠、臨、有、黃、雲、蓋、焉、有、麋、過、上、自、射、之、因、以、祭、  
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  
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

帝與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皆嘗享醴。上帝鬼神遭擊則興，鼎遷于夏。商周  
德衰，宋之社以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  
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鸞，胡考之休。  
今鼎至甘泉，光閔龍變，永休無疆。合茲中山，有  
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  
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

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始不見其

○不痛不痒

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

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

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

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

明明天子不及  
所忠貪擬之  
為等如此

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  
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  
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  
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  
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

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

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

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

月鬼曳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其泉也所謂寒門者谷

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

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興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其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詞壇、詞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五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

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酸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

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  
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  
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  
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  
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  
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  
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  
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

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  
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  
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  
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  
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  
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  
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  
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  
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  
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  
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  
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乙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

何見之晚也

并發十一

終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

吉也。

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

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

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

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

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

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

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  
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  
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宮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  
太室秦祠命曰崇高也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  
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  
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  
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

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  
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  
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  
士傳事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  
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  
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  
肅然山如祭后上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馬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  
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  
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後土封禪祠  
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  
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白戶牛一酒十石  
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  
無出今年相視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已封泰山

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  
○此○一○五○年○之○上○也  
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莫遇蓬  
萊焉奉車于後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  
北至碣石廼自造宮殿北還至九原五月反至  
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  
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  
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爪食頃復入  
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

星昭衍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  
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  
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  
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  
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流祠而去使  
二卿將卒塞決河從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  
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  
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  
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  
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絳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  
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  
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  
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  
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

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  
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  
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  
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  
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  
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  
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

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

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莪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

以柏梁裁故朝受計其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  
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其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其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  
侯其泉其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  
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  
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  
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  
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  
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

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  
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  
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  
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  
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  
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  
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

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

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

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  
羈縻不絕。莫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  
彌衆。然其效可睹矣。○長○篇○於○好○如○結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  
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  
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  
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

禪。依古郊祀。崇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

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  
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紐  
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  
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爲一。  
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  
似涉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  
見纍纍萬餘言。無一着實語。每用虛字。誕  
語。翻弄其褒貶。即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  
心求仙。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

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旖旎  
譚方術皆不出庸穢之語如夢如瞻如誰  
如兒戲如術談寫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  
理明白易曉處見之簡謂欣然庶幾遇之  
羈縻不絕冀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貪  
癡種子疑城柔海累劫難斷惟迂阿諛苟  
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  
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睹矣意興颯然斷  
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却妙

在含蓄泠泠無極力收括之迹

史記卷第二十九

河渠書七

楚 鍾惺 批評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  
車水行載舟泥行跼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  
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  
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  
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  
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

史記卷二十九  
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  
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  
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  
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川溉浸百姓饗其利至

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  
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  
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  
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閼然渠成  
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  
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

鄭國為韓間秦開渠溉田此商君強本之謀也苟免韓一時之患而

永開秦數世之利使秦暫寬一韓而兼收六國安在其為韓間秦乎蓋戰國策士之習本為身謀術用身利初無分於有韓與在秦也秦幸而韓不幸耳漢興三十九年孝

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

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

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

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

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卑氣

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

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

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

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

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

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

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

與溉全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馭而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者耳。其後

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減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井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其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

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川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問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河渠書 五

史記卷三十一  
○齊○魯○  
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  
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  
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籠緩。一曰泗湯湯兮激  
潺湲。北渡迆兮浚流難。寒長菱兮沈美玉。河伯  
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落。宣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率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  
北行三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懼之意所謂以秦皇  
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溥未可概以好  
大二字  
抹殺之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  
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  
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  
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  
稽太涅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  
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于朔方。曰其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漑。鄧艾屯田又以漑兼漕。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復言漑矣。

史記卷第二十九

史記卷第三十

楚鍾惺批評

平準書八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

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百萬石。至孝文時，羨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

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路積於外至腐敗不可  
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特牝者  
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  
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入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  
財騎溢或至兼弁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  
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樂子

○無○上○之○象○也○一○以○下○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  
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  
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土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苦其勞而下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  
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其  
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

用○矣

○其○初○此○其○言○不○在○財

○法○之○字○又○生

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字 漢 通 南 夷 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字 漢 通 南 夷 道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弊於中焚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字 漢 通 南 夷 道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字 漢 通 南 夷 道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夫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  
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爵多用越  
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史、史道，雖而多端，  
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  
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  
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羽矣。其明年淮南衡

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  
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  
常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  
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  
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  
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  
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  
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

入河決

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糜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貸胡益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卒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廩，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南。新泰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

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

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

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

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

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  
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徃徃即多銅山而鑄錢民  
亦聞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鏹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  
藻纁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  
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  
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  
小楯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  
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系心弘羊也以東郭咸陽孔  
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系心弘羊也系弘羊以計筭用事侍  
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  
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微發之，上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焉。故史皆通，適令伐麻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

孔瑾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瑾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買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買人木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而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畀之，買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突○起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

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

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

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

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歿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

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

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出牧

歲餘，會軍數出，渾邪土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

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

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

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

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猶欲輸之。

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

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 大夫來堂

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緞氏令。試之。緞氏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目

入。酷吏鉤連得  
妙。經授得妙

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引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上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

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却，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誦說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

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鑿，置左右軸，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錫，川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戲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

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金，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

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其墾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  
憂臣辱，南越反，臣竊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  
天子下詔曰：卜式雖窮，不以為利，有餘，輒  
助縣官之川，今天卜式有急，而式奮願父子  
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束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  
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

此是卜式好結

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  
以地比給初郡，吏責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  
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誅之間，  
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  
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

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  
而弘羊之建之也。大開之也。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  
爭物，故騰蹶，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  
置大農部，水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  
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  
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罪，令民能入粟其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  
平準之功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其泉倉滿，邊餘穀  
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  
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弘羊天  
乃雨。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半準意義原不  
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存風示天下  
使自近分諸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  
較之郡守官緝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  
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不出於半準半準行  
而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  
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實弘羊徐救之而式  
袖手觀焉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命  
官求雨式突然曰亨弘羊天  
乃雨其中熱而日亦久矣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

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  
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  
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  
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  
一文平準八八頃日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  
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  
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  
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方爲疆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秦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五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六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

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繆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入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

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  
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示  
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徒民  
而徒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  
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  
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  
不且官夫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曰公卿  
大夫誦說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  
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

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  
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  
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  
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  
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  
饒是利臣籠絡人事之語而賞賜帛百餘  
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  
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

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  
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  
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  
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  
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  
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  
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  
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